

一块石头

一块石头,要我敬畏地刻上,你们善意的名字。
并借用千万年,用绵软擦伤天空的云朵,永久剪下,我的懂得卑躬的身影。而我穿越一生的行走,都是独自身兼旅程的风雨,赶赴你们一段有限,又永远的姻缘。
像一块石头,从此站立终生,是我留给故乡的承诺。
也像一块石头,粉身碎骨,要用身体刻下你们,生命中的局部或细节。
我能想象,最后挥洒着你们生命的原野上,一块石头,要接替我,为祖先顶天立地。天怎么长?地多久?没有人能够晚过一块刚正地判断过,山河的石头,身披马坊苍凉的风雨,来回答我,并带泪降下,心中的半旗。
一块石头,一块收藏了,我全部热爱的石头。
身负几行,只与你们简单的一生,有关的文字。
时间之上,俯身的云朵,也懂得如何阅读下去。

压低天空的墓碑

总会有风吹雨打,让我梦见自己,应该是块顶天立地,又一身伤痕累累的石头。站在你们,荒芜多年的坟前,我脚踩大地,我携带女儿,我必须在亲人中,正直站着。
等到思念,把我的一头黑发,为你们一缕缕漂白,马坊高地远的山河之上,我必须寻找一块,比起生命,还要经得住沧浪之水,久远打磨的石头。
我要它们,接替一个懂得敬畏的人,在两堆黄土,寂寞有主的地方,寸步不移,陪护长眠的父亲和母亲。
在你们面前,我只能把自己一再地模糊着。甚至暗藏到,两块石头最为卑下的地方。要知道这叩首刻下,不是我通俗的姓名,是一个儿子,为你们跳动一生的心。守在坟前,我没有多少大事,要讲给你们,至少可以说说,地里的庄稼,甚至今天出门,天气,是阴是晴。
等到雨丝,替我洗亮清明的天空,也洗亮两块,压低天空的墓碑。
站在两堆黄土,被悲伤和喜悦的笼罩中。
我的七尺之躯,才是你们一生要立给,自己的墓碑。

五棵柏树

天空看见,众神手摘五峰山顶的,五朵赶赴清明的云,放在黄土,代表我和女儿们牵挂你们,一生一世的坟地。
大地看见,众人带着五谷身藏的,让乡土滴血的亲情,踏青走来,聚拢在你们身边细数清明里,谁的厚德载物。
而我看见,雨水落在五棵柏树的,还很陌生的呼吸里,说出你们,没有文字的遗嘱,要我真心种下逝者的善良。
五棵柏树,五棵飞过天空或大地,要誓死守卫的柏树,知道我,为你们思痛的五脏藏有一部,马坊的生死之书。

轻轻叫着每一个亲人

比我还脆弱,马坊生离死别的天空,突然目睹了坟地上

的,一场迟到的仪式,纷纷落下,一阵细雨。

或许,这是我躺在黄土里的父母,随草木枯荣过的旧梦,突然被摇醒了。

他们起身,看见这么多表情单纯的亲人,很想借助天上的风,抚摸他们不会被时间陌生的面孔。我的脸上,有一双手滑过的感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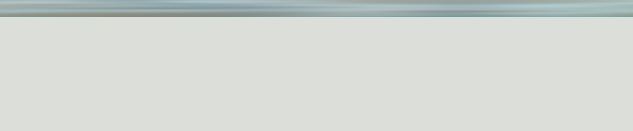
熟悉的温度,碰出泪水。
我看见,坟地周围,油菜或麦子,都是他们活着时,在劳动中熟悉得,能听见呼吸的庄稼。藏在他们身上,我的思念,完全被季节熟成金子的颜色。

我也看见,燃烧在亲人们手中的纸钱,也是金子,打磨出孝心的颜色。

越过墓碑,上升到马坊的天空,是我低垂了多年的目光。

立碑记

□耿翔



其实,手扶坟地上,能让天空沉重的墓碑,我听见内心安静的父母,背靠黄土,轻轻叫着,每一个亲人。

因此幸福

让天空走远,让大地走远。
让此刻的马坊,在我带泪的视野中,只许留下,两堆黄土。
我要带上风,向田野后退,后退到一个,可以遗忘一切的地方,然后向着,大地跪拜。
我可以呐喊,也可以沉默,但我仰视你们,如天地之身的墓碑,需要保持,万物之静。
等众人走远,等风雨走远。
等此刻的坟地,用你们一生的遭遇,重新塑造,我的内心。而我的内心,风暴的天空,还不曾为大地,正义地死去过一次,我会因此,悔恨自己。
我也会因此,想念起马坊,曾经的贫穷,让你们活出一身高贵,我的今天,因此幸福。

重读山河

终于可以驻足。在马坊,我曾经熟悉得,倒背如流的山河,或者大地,基本上归于陌生。而在春风,拂面的人群里,我已找不出,几个很熟悉的人。
但我可以,借助两块,贴近黄土心跳的石头,贴近父母的

呼吸。山河表里,都被白天黑夜,走出苍凉的路上,我的脚下,不会碰不到,你们的坎坷。

我要用目光,沿着墓碑凌厉得发蓝的一角,重点拷问天空:在你们走后,一年降下来的雨雪,能否温暖,这些还在土地上,重复生活的人们?他们的命运,高不过五峰山,也低不过三岔河。而僵硬地坐在,高岭山上,我浪费着青春,曾经望眼欲穿的乾隆,早已被岁月,穿越出一身疲惫。

不要哀叹山河,土地如此贫瘠。
不要哀叹人群,表情如此麻木。
也不要哀叹,父母之乡,正在一点点被蚕食。就像一棵草,再也闻不到,原来的味道。但马坊,还是我血液里,生死流淌着的马坊。

我一手扶碑,一手抚摸,父母身后的山河。
我被天空,浓缩过的精神,开始在碑座上,站立起来。

这些花朵

被碎金一样的花朵,最先感知马坊的春天,不在大面积,怒放我们心情的麦地里,也不在这些小户人家,用低矮的瓦房和土墙,摆布一座,村庄的院子里。

就在我,向一座土丘,低下在天空里,搜寻旧日时光的一双目光时,突然看见,一片在青山一样的坟头上,怒放出一个,熟悉身影的这些绝代的花朵。

谁能知道,它们被细瘦的春风,一夜裁剪出,披在母亲,和泥土永恒着的身上,就是大地,替我织出的一件锦衣。

只是她活着时,一个贫穷女人,从不贫贱的身上,没有穿戴过这些花朵般,光鲜的衣裳,但她一生散发的那身善良,让我一直感觉到,一件土布,也会被她,穿出整个乡村,活在一部《诗经》里的风雅。

我要这些,绝代的花朵,在她寂寞的坟头,用碎金的灿烂,说出我这些年,埋在一堆,黄土里的思念。

我的双膝,在今后的每一年,都会在这里下跪。
直至我的身体,也被这些花朵,悲伤地覆盖。

我心怀悲

我心怀悲。这是在马坊,这片连天的土地上,行走着的时候,我的心通常超越肉体,有突然上升的感觉。

我心怀悲。我不要你知道,一个人和一群人,遭遇在马坊的,一条路上,谁会低头?谁会伸手?谁会哭泣?

我心怀悲。我早已准备好,被熟悉或不熟悉的,乡亲们,从头数落到脚,直至内心。听乡音的子弹,在心上飞。

我心怀悲。我要一块石头,打磨我遗忘马坊的,那些流落,大地的日子。我的苍天,我的神灵,我的父母。

我心怀悲。我很愿意,在秉性难改的田野,接受一贯的,风吹雨打,甚或接受,一株小麦,穿心的芒刺。

我心怀悲。我想沿着一段,年久失修的乡路,回到父母,养活我的年代。一朵野花,在贫穷者的脸上,不代表微笑。

我心怀悲。我伤痛的心中,如果能承受一座,你们生前死后,要藏身的屋子,我会彻夜点亮,屋顶的灯盏。

我心怀悲。这是在马坊,在我生死相依的,一片大地上,还没领受过,高于父母的,尊严或慈悲。



清明时节没有雨

□简平

仅仅过了一周,步剑秋住的那个小区里的桃花就开了,那真的是叫“怒放”,开得如此激昂,如此壮观。但是,步剑秋却看不到了;而在一周之前,他便跟我预言,今年的桃花一定会开得很早很旺。

步剑秋是我的一位病友。说起来,其实我和他相识连7个月的时间都不到。那是去年8月底的一个上午,我们癌症俱乐部的会员在鲁迅公园锻炼,我见着一位戴了眼镜的非常斯文的中年人,他就是步剑秋。他很礼貌地跟我打招呼,并告诉我说,他是肺癌患者,因为已发现转移,所以不能动手术了,只能化疗,但那么痛苦的化疗却对癌细胞并不敏感。他跟我说着这些话的时候,声音平静而柔和,我觉得他精神状态相当好,非常乐观,而且他看上去是那么年轻。说到后来,我们发现彼此住得很近,只隔了一条马路,还算是邻居呢。于是,我们很自然地就走动起来,他会到我家小区的小径上跟我一起散步、练功,而我则会到他家小区绿地里的长椅上坐坐,和他聊天,看绿草红花,看满天的云彩。我们每次交谈都很快乐,相互鼓励着,我根本不相信他未来的日子已经不多。

步剑秋是一家医院普通的人事干部,他发现病况后,由于工作一下子无人接手,所以仍然坚持上班,直到带出了“徒弟”。当然,后来他就基本上没再去过单位。有趣的是,他倒是去了一次我工作的单位,那是因为我正要给他介绍认识与他同病种的我的一位同事。那天,我那位热心肠的同事还约了其他几个病友,结果,就有了我们单位历史上第一次癌症职工的小小的“派对”,这可惊动了有关部门的领导,他们赶来看望我们,步剑秋便俨然成了我们单位的“员工”了。那天,大家在一起喝茶,吃点心,交流信息,也谈论各自治疗的情况和心得。其中一位病友说她自己配伍了“养生粥”,感觉吃了很不错,让我们也都试试。她把“配方”发到了我的电子邮箱,可我却打不开来。步剑秋自告奋勇地在他的电脑上帮我转换格式,然后特意打印下来送到我家。

那个初秋的黄昏,已经开始飘落的树叶随风在我们脚边飞舞。我跟步剑秋忽然聊起了生与死,这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。我们说到身患大病的人总会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,步剑秋幽幽地说,不会是根本带不走的权力和钱财吧。我们对视了一眼,然后大笑起来。我说,应该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放下,不要牵挂这牵挂那的,不然离去的时候会因为不安而走不踏实,何况百花自会按时序开放,鸟儿自会日日啼鸣。步剑秋看着我说,其实我自己真的什么都能放下,惟一放不下的女儿:“她今年才读初一,尚还年幼啊!”听着他的述说,我感受到一个父亲的寸寸柔肠。他说,女儿上学期读的语文课本里还有你的文章呢,她很喜欢,你能不能指导一下她的写作呢?我向来不敢指导孩子作文的,生怕会误子弟。但是,对于步剑秋的要求,我一口答应了。没隔几天,他送来了女儿写的一篇习作,题目是《我眼中的秋天》。我读后,禁不住泪水涟涟,因为父亲的病,那个小女孩眼里的秋天是如此凄凉,但通篇又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。我没有什么可以指导的,径直发给了我的编辑朋友。很快,习作在报纸上发表了。步剑秋非常开心,那天,他去买了好几份报纸。他对我说,这不仅给了孩子以鼓励,还给孩子带来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。

前些天,步剑秋给我打电话,说他感觉情况不是很好,他得去住院了。我跟他他说,下周,我要做3个月一次的复查,检查完后,我就去看他。就在这个电话里,他说到他家小区里的那几棵桃树,并预言了它们的花期。没有想到,才一个星期,他的妻子打来电话,说步剑秋在安静的午后时分走了。她告诉我说,他临走前的几个小时里,心跳加速,呼吸困难,他请求医生给他上呼吸机。可就当医生下囑的时候,他却对妻子摆了摆手,他说,不用了,就熬着吧。原来,就在一个月前,他签署了遗体捐献的意向书,他生怕上呼吸机要切开喉管,交不出一具完整的遗体了……步剑秋非但捐出了遗体,甚至嘱咐家人以后连骨灰都不要。但是,两年之后的清明时节,他的名字将被永远地镌刻在上海福寿园里遗体捐献者的纪念墙上。我想,那时,没有阴郁连绵的雨,惟有桃花灼灼,花瓣纷纷。



罗世国油画作品

在城里住得久了,雪的乐趣已荡然无存。

母亲在电话里说,老家天天在下雪,积雪盈门,串门走亲戚的路都封了。

下雪了,总会勾起我对雪满山野那种情景的回忆。它如图画里的留白,又如清夜里的皓月,简洁,晓畅,空灵,全然是水墨里的绝世丹青,又是人世间的稀有珍品。当然,这样纯粹的韵律天成,城里人是无福消受的。

年节刚过的乡村,有大雪的造访,应该说是吉祥的兆头。我那十年九旱的故乡,最缺的就是雨水,而雪的到来,改善土壤的墒情自是正当。瑞雪兆丰年,这是乡党们最现实的希望。

静好如诗雪作伴

□赵炳鑫

多年的出走和游历,故乡山野的大雪早已留在了岁月深处,而我,还在寻梦的路上疲于奔命。

记得20多年前,那时,我还在故乡的一个小镇当畜牧专干,那个小镇留下我最美好记忆的,除了青春、爱情,最难忘的就是雪满山野的美景。

《四时幽赏录》是清人专门摹写四时美景的一本美文集子,在写到冬雪之景时,有“山窗听雪敲竹”的盛景:“飞雪有声,惟在竹间最雅。山窗寒夜,时听雪洒竹林,浙沥萧萧,联翩瑟瑟,声韵悠然,逸我清听。忽而回风交急,折竹一声,使我寒毡增冷。”“听雪敲竹”,是何

等的雅致唯美。试想在一个风冷月静的冬夜,只有飞雪落地,敲打竹林的声音,在那雪落山野的空寂里,有一间亮着烛灯的茅草小屋,小屋的四周是一片竹林。屋里的主人是一位隐居山林的高人。就在那样的夜里,静静地聆听着雪落竹林的天籁之音,他会怎样的陶醉呀。

然而,我要说的是,这茅草小屋的主人却是一位寒士,抑或落拓的文人。再完美的意境,怎抵得了这回风交急的折竹声徒增的寒冷!因此,属于精神活动的审美享受,毕竟要在衣食无虞、饱暖无忧之后。

我独爱那雪落无声的意境,在我那西海固如涛的

雪国的世界,启示了思想者的智慧,如雪一样超脱。

……

大雪封山的时候,路是走不得了。

这时候,最惬意的事情,莫过于围坐在红泥小炉旁,熬着醇醇的罐罐茶,翻一卷心仪的线装古书。

记得白居易在《问刘十九》一诗中这样写道: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在严冬的夜晚,有红泥小炉作伴,再以砂壶盛酒置于小炉之上,此时,炉火正烧得通红,温热后飘逸弥漫的酒香是那么地诱人。一场暮雪眼看就要飘洒下来了,“酒逢知己千杯少”呀!我至亲的友人,你能否来我的居处围炉夜话呢?

我们可以想象,刘十九在接到乐天的邀请后,急不可待,命驾前往的情景。于是,暮雪纷飞的夜晚,一对好友围着火炉,品着佳酿,推心置腹聊着世事沧桑。屋外雪满天山,屋内温暖,明亮。生活在那一刻,是任何表达幸福的词儿都无法尽意的了。

此刻,乐天的深情和可爱,对知己的渴望,都在这雪夜的围炉共饮中成全了。难怪子美感叹:“无人竭浮蚁,有待至昏鸦。”有酒无朋,有雪无炉,皆输人生美事一二。难怪我们的醉吟先生会写出那么意境优美的佳句。周遭静无声音,只有雪静静地飘落,深巷犬吠,偶尔有赶夜路的村人,“咯吱咯吱”的踏雪声,让这夜的宁静陡添几分幽寂,加重了宁谧的氛围。

此时此刻,最宜读书的,应该是与这宁谧的氛围相谐和的文字了。比如竹林七贤,比如西方哲学中的逍遥学派,比如老庄哲学,比如自然主义者梭罗的《瓦尔登湖》……读着他们那些睿智的文字,那深邃的意境会将你浑身浸透,此时,你的内心会被有形之雪和无形之雪涤荡得纤尘不染。

静好如诗雪作伴!在这样的雪天,享受读书的快乐,享受思考的快乐,不亦快哉!

土地一样的脸色

在父母的记忆里,他们一生,只占有一块土地,和在土地上,帮他们遮蔽身体的,几间瓦房。

安静地走动在,安静的乡间,他们和父母,吃着一块地里生长出来的粮食,喝着一条河里,奔流出来的水。穿在身上,这身结实的土布衣裳,知道按季节,

献出棉花,身藏的热量。
他们生活在乡村,大多时候,是一些无关紧要的,小人物。借着清明的,一丝细雨,他们集体,聚集在父母的坟前。

他们简单的表情,依然保持着,亲戚的友善。我能从中感觉到,父母身上的一些东西,还在他们中间,顽强地传递着。此刻,我多想发声,多想对着这些面孔,歌唱他们,土地一样的脸色。

或许,用不了几年时间,在马坊,再也找不到,这样被我牵挂的脸色。

我在心里,没有哭泣,但涌出泪水。

今夜的大地

今夜的大地,因两块石头,而突然绽放。藏在我心中,你们墓地上的花朵,永开不败。

一朵开在,我心脏的左边;一朵开在,我心脏的右边。

今夜的大地,因两行文字,而大放悲欣。藏在我心中,你们墓地上的低语,永远亲切。

一句抚摸,我很热的胸膛;一句抚摸,我很冷的背脊。

今夜的大地,因两滴眼泪,而不再漆黑。藏在我心中,你们墓地上的光明,依然如梭。

一梭飞来,带着一声叮咛;一梭飞来,带着一声疼爱。

我转过身子

在我转身,带着泪水,移步的一刻,天空离我最近。

野草的大地,也在我的身边,簇拥着万物,离父母最近。真的,我不想转身,我想让这一刻,成为永远。成为两块黄土之间,要我用尽一生的时间,让风雨去抓拍,而后还给父母的生活写真。

我想让你们,只要在田野上,能够斜仰一下,心怀贫寒,诞生过我的身子,就能一眼看见大地,不避风雨,陪伴着我,在你们面前长跪不起。

我的膝盖,我在马坊,长跪过许多麦田,膝盖,突然有了,几十年在这里,从没有过的感觉。大地之上,有一组血脉,穿过我干燥的脚底,径直涌入,我怀揣马坊的心脏。

我想仰天长啸。我想对着云朵,彩绘一个人,从身体里,放射出的光芒。

我会看见,大地之灯,照我在马坊的过去,还很温馨。

只是时间,已经赶在,我的前面转身。

不需要停下来。就像怀念,在我的立碑记里,还要敬畏地,跟着这些文字。